

<<阴摩罗鬼之瑕（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阴摩罗鬼之瑕（上）>>

13位ISBN编号：9787208105560

10位ISBN编号：7208105561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日] 京极夏彦

页数：462

字数：305000

译者：王华懋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阴摩罗鬼之瑕（上）>>

前言

独力掀起妖怪推理，大旗的当代名家——京极夏彦总导读/凌彻 日本推理文坛传奇 在一九九年代的日本推理界，京极夏彦的出现，为推理文坛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书中大量且广泛的知识、怪异事件的诡谲真相、小说的巨篇与执笔的快速，这些特色都让他一出道就受到众人的激赏，至今不坠。

此外，京极夏彦对妖怪文化的造诣之深，也让他不同于一般的推理作家。

除了小说以日本古来的妖怪为名，故事中不时出现的妖怪知识，也说明了他对于妖怪的热爱。

身为日本现代最重要的妖怪绘师水木茂的热烈支持者，更自称为水木茂的弟子，京极夏彦在妖怪的领域也具有无比的影响力。

京极夏彦对于妖怪文化的大力推广，也绝对是造成日本近年来妖怪热潮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这一切，或许都是京极夏彦当初在撰写出道作《姑获鸟之夏》时，所始料未及的吧。

毕竟他以小说家之姿踏入推理界，进而在妖怪与推理的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其实可说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他出道的过程，早已成为读者之间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了。

京极夏彦是平面设计出身，就读设计学校，并曾在设计与广告代理店就职，之后与友人合开工作室。

但由于遇上泡沫经济崩坏，工作量大减，为了打发时间，他写下了《姑获鸟之夏》这本小说，内容则是来自于十年前原本打算画成漫画的故事。

而在《姑获鸟之夏》之前，他不但没写过小说，甚至连“写小说”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

《姑获鸟之夏》完成后，因为篇幅超过像是江户川乱步奖与横沟正史奖这些新人奖的限制，所以他开始删减篇幅，但随后便放弃修改而没有投稿。

之后他决定直接与出版社联络，询问是否愿意阅读小说原稿。

会拨电话给讲谈社其实也是巧合，他当时只是翻阅手边的小说（据说是竹本健治的《匣中的失乐》），查询版权页的电话，之后便拨给出版这本小说的讲谈社。

尽管当时正值黄金周（日本五月初法定的长假），出版社可能没有人在，但他仍然试着拨了电话。

没想到在连续假期中，讲谈社里正好有编辑在。

编辑得知京极夏彦有小说原稿，尽管是新人，但仍请他寄到出版社来。

京极夏彦原本以为千页稿纸的小说，编辑会花上许多时间阅读，之后还有评估的过程，得到回音应该是半年之后的事，于是小说寄出之后便不再理会。

结果回应来得出乎意料地快，在原稿寄出后的第三天，讲谈社编辑便回电，希望能够出版这本小说。

推理史上的不朽名著《姑获鸟之夏》，就这样在一九九四年出版了。

京极夏彦的作家生涯，也就此展开。

相较于过去以得奖为出道契机的推理作家，京极夏彦并没有得奖光环的加持，只是凭借着小说的杰出表现才有出道的机会。

但他的才能不但受到读者的支持，推理文坛也很快给予肯定的回应。

一九九五年的《魍魉之匣》才只是他的第二部小说，就能够在翌年拿下第四十九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一出道就聚集了众人的目光，第二部作品更拿下重要的奖项，京极夏彦的实力，由此展露无遗。

而他初出道时奇快无比的写作速度，则是除了小说内容外更令人瞠目结舌的特点。

《姑获鸟之夏》出版于一九九四年，接下来是一九九五年的《魍魉之匣》与《狂骨之梦》，一九九六年的《铁鼠之槛》与《络新妇之理》。

表面上每年两本的出版速度或许不算惊人，但如果考虑到小说的篇幅与内容的艰深，应当就能了解他的执笔速度之快了。

除了《姑获鸟之夏》不满五百页，之后每一本的篇幅都超过五百页，后两本甚至超过八百页。

如此的快笔，反映出的是他过去蓄积的雄厚知识与构筑故事的才能。

两大系列与多元发展虽然京极夏彦在日后的执笔速度已不再像初出道时那么快速，但他发展的方向却

<<阴摩罗鬼之瑕（上）>>

更为多元。

在小说的领域，京极夏彦笔下有两大系列作品，分别为京极堂系列与巷说百物语系列，此外还有一些非系列的小说。

在小说之外，则包括妖怪研究、妖怪图的绘画、漫画创作、动画的原作脚本与配音、戏剧的客串演出、作品朗读会、各种访谈、书籍的装帧设计等等，在许多领域都可以见到他的活跃，更让人惊讶于他多样的才能。

京极夏彦的成功，影响了日后许多的推理作家。

讲谈社由此开始思考新人出道的另一种方式，不需要挤破头与大多数无名作家角逐新人奖项，只要自认有实力，且经过编辑部的认可，作家就可以出道。

一九九六年讲谈社梅菲斯特奖的出现，也正是将这种想法落实的结果。

倘若比较同时期的作家，从一九九四年的京极夏彦开始，出道于一九九五年的西泽保彦，与一九九六年的森博嗣，推理小说界在此时出现了不小的变动。

当许多新本格作家的作品产量开始减少之际，前述的三位作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

他们出书速度快，短短数年内便累积了许多作品，而且又不会因为作品的量产而降低水平，反而都能维持着一定的口碑。

此外，更吸引了许多过去不读推理小说的读者，将读者层拓展得更为宽广。

京极堂系列在大致描述京极夏彦的作家生涯与特色之后，以下就来介绍他笔下最重要的两大系列。

京极夏彦的主要作品，是以《姑获鸟之夏》为首的京极堂系列。

到二〇〇七年为止，这个系列总共出版了八部长篇与四本中短篇集，是京极夏彦创作生涯的主轴，也仍在持续执笔中。

由于京极堂系列是他从出道开始就倾力发展的作品，配合上写作前几部作品时的快笔，因此作品数很快地累积，而其精彩的内容，也使得京极夏彦建立起妖怪推理的名声。

京极夏彦的作品特色，首推他将妖怪与推理的结合。

或许也可以这么说，他是在写作妖怪小说时，采用了推理小说的形式，而这正表现在京极堂系列上。

京极堂系列的核心在于“驱除附身妖怪”，原文为“凭物落し”。

所谓的“凭物”，指的是附身在人身上的灵。

在民俗社会中，人的异常行为与现象，常会被认为是恶灵凭附在人身上的关系。

因为有恶灵的附身，才使人们变得异常，而要使其恢复正常，就必须由祈祷师来驱除恶灵。

京极堂系列的概念类似于此。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心灵与想法，有些人的心中可能因为自己的出身或见闻而存在着恶意。

扭曲人心的恶意凭附在人类身上，导致他们犯下罪行或是招致怪异举止，真相也从而隐藏在不可思议的表象中。

京极夏彦让凭附的恶灵以妖怪的形象具体化，结果正如同妖怪的出现使得事件变得不可思议。

阴阳师中禅寺秋彦借由丰富的知识与无碍的辩才，解开事件的谜团，让真相水落石出。

由于不可思议的怪事可以合理解释，也就形同异常状态已经回复正常。

既然如此，那么造成怪异现象的妖怪，自然也就在真相解明的同时被阴阳师所驱除。

这样的过程，正符合推理小说中“谜与解谜”的形式。

京极夏彦曾在访谈中提及，推理小说被称为是“秩序回复”的故事，而他想写的也是这种秩序回复的故事。

在这样的概念下，妖怪与推理，这两项看似没有任何关联的类型，在京极夏彦的笔下精彩地结合，也成为他最大的特色。

而京极堂以丰富的知识驱除妖怪及解释真相，也让京极夏彦的小说里总是满载着大量的信息。

《姑获鸟之夏》中，京极堂所言“这世上没有不有趣的书，不管什么书都有趣”，事实上也正是京极夏彦本人的想法。

对于书的爱好，让他的阅读量相当可观，因而得以累积丰富的知识，也随处表现在故事之中。

另一个特点，则在于人物的形塑。

身兼旧书店“京极堂”的店主、神社武藏晴明社的神主以及阴阳师这三重身份的中禅寺秋彦，担负起

<<阴摩罗鬼之瑕（上）>>

驱除妖怪与解释谜团的重任。

玫瑰十字侦探社的侦探？

木津礼二郎，可以看见别人的记忆。

此外包括刑警木场修太郎，小说家关口巽，《稀谭月报》的记者同时也是京极堂妹妹的中禅寺敦子等等，小说中的人物有着各自独特的个性，不但获得读者的支持，更成为许多人阅读故事时的关注对象。

介绍过京极堂系列的特色之后，以下针对各部作品做简单的叙述。

一、《姑获鸟之夏》（一九九四年九月）。

女子怀孕了二十个月却尚未生产，她的丈夫更消失在密室之中。

同时，久远寺医院也传出婴儿连续失踪的传闻。

二、《魍魉之匣》（一九九五年一月）。

因被电车撞击而身受重伤的少女，被送往医学研究所后，在众人环视之下从病床上消失。

此外，武藏野也发生了连续分尸杀人事件。

三、《狂骨之梦》（一九九五年五月）。

女子的前夫在数年前死亡，如今居然活着出现在她的面前，虽然惊恐的她最终杀死了对方，却没想到前夫竟然再次死而复生，于是她又再度杀害复活的死者。

四、《铁鼠之槛》（一九九六年一月）。

在箱根的老旅馆仙石楼的庭院里，凭空出现一具僧侣的尸体。

之后，在箱根山的明慧寺中，发生了僧侣连续遭到杀害的事件。

五、《络新妇之理》（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惊动社会的溃眼魔，已经连续杀害四个人，每个被害者的眼睛都被凿子捣烂。

而在女子学院的校园内，也发生了绞杀魔连续杀人的事件。

六、《涂佛之宴》（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月），分为“宴之支度”与“宴之始末”两册。

“宴之支度”中收录了六个中篇，“宴之始末”解明隐藏于其中的最终谜团。

关口听说伊豆山中村庄消失的怪事，前往当地取材。

数日后，有名女子遭到杀害，关口竟被视为嫌疑犯而遭到逮捕。

七、《阴摩罗鬼之瑕》（二〇〇三年八月）。

由良伯爵过去的四次婚礼，新娘都在初夜遭到杀害，凶手至今仍未落网。

如今，伯爵即将举行第五次的婚礼，历史是否会重演？

八、《邪魅之雫》（二〇〇六年九月）。

描述在大矶与平冢发生的连续毒杀事件。

京极堂系列除了长篇之外，还包括了四部短篇集，都是在杂志上刊载后集结成册，有时也会在成书时加入未曾发表过的新作。

这四本短篇集各有不同的主题，皆以妖怪为篇名。

一、《百鬼夜行——阴》（一九九九年七月）收录了十篇妖怪故事，每篇故事的主角皆为系列长篇中的配角。

借由这十部怪异谭，读者可以看见在系列长篇中所未曾描述的另一个世界。

二、《百器徒然袋——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百器徒然袋——风》（二〇〇四年七月）各收录三篇，主角是侦探？

木津礼二郎，故事中可以见到他惊天动地的大活跃。

三、《今昔续百鬼——云》（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共收录四篇，本作的主角是妖怪研究家多多良胜五郎，描述他与同伴在搜集传说的旅行中所遭遇到的怪事。

巷说百物语系列京极夏彦的另一个系列作品是《巷说百物语》，这个系列于一九九七年开始发表，一九九九年出版第一本，到二〇〇七年为止共出了四本。

本系列的第三本《后巷说百物语》更让京极夏彦拿下了第一三届的直木奖，成为他作家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巷说百物语》刊载于妖怪专门杂志《怪》上，是这本杂志的创刊策划，一直持续至今。

<<阴摩罗鬼之瑕（上）>>

在试刊号的第一期，京极夏彦发表了《巷说百物语》的第一个故事《洗豆妖》，之后除了两期之外，其余每一期都可以看见《巷说百物语》系列的小说。

京极夏彦总是提及，只要《怪》继续出刊，《巷说百物语》就不会停止，由此可见他重视这本杂志的程度。

刊载于杂志上的巷说系列，每期都是一个完整的中篇故事，目前为止尚无长篇连载。

而在汇整出版单行本时，京极夏彦会再新写一篇未发表在《怪》上的作品，作为每本小说的最后一则故事。

本系列至今已出版了四本，从一九九九年八月的《巷说百物语》，二〇〇一年五月的《续巷说百物语》，二〇〇三年十二月的《后巷说百物语》，到二〇〇七年四月的《前巷说百物语》，除了《巷说百物语》收录了七篇作品之外，之后的三本都收录六篇作品。

巷说系列的背景设定于江户时期，从一八二〇年代后半期开始。

在那个时代，妖怪的存在依旧深植人心，人们深信妖怪会作祟，怪事的发生也可以归因于妖怪而不必寻求合理的解释。

系列的灵魂人物是又市，一个以言语欺瞒人们的诈术师。

在《巷说百物语》中，诡异的怪事不断发生，而这一切怪事，其实都是又市在幕后设计的。

他接受委托，并与伙伴们刻意制造出妖怪奇闻，借由这些怪事的发生，使得他能够达成真正的目的，并且能够隐藏在怪异之下而不为人知。

《续巷说百物语》与前作略有不同，着眼点较偏重于角色，固定班底的描写在本作中被突显，他们的过去也借由不同的故事被一一呈现。

《后巷说百物语》发生于江户时代之后的明治时期，四名年轻人每逢遭遇怪异，便来请教一位隐居在药研堀的老翁。

老翁由这些怪事，回想起年轻时与又市一行人所遇到的事件，并在故事最后会同时解决现在与过去的事件。

《前巷说百物语》的设定再度转变，描写的是又市的青年时期。

在前三作中，又市已经是成熟的诈欺师，但他并非生来就是如此，《前巷说百物语》中的又市还年轻，他的技巧也还不纯熟，因此故事又再次表现出和前三作不同的风格。

巷说系列目前共包含上述四本，但还有另外两本小说与其相关，那就是《嗤笑伊右卫门》与《偷窥者小平次》。

这两本其实是京极夏彦改写日本家喻户晓的怪谈，使其呈现新貌的作品。

但是由于巷说系列的重要人物又市与治平也出现在其中，而且对他们两人的生平有着较多的描述，因此虽然小说本身的重点在于固有怪谈的重新诠释，但由于人物的重叠，其实也等同于巷说系列的外传作品。

而在京极夏彦的得奖史上，这两部作品同样都有得奖的表现，《嗤笑伊右卫门》拿下第二十五届泉镜花文学奖，《偷窥者小平次》则获得第十六届山本周五郎奖。

开创推理小说新纪元京极夏彦的过人才华，发挥在许多的领域上，也让他有着非凡的成就。

过去台湾曾经出版过京极夏彦的数本小说，读者们也已经对他有着一些认识。

可惜的是，过去都未曾以作品集的形态来全面地引荐与介绍，因此对读者而言，期待度极高的京极夏彦作品，也始终都是传说中的名作，无缘一见。

如今，京极夏彦的小说再度引进，而且是他笔下最主轴的京极堂系列作品全集，读者们可以从完整的小说集中一睹这位作家的惊人实力。

足在日本推理史上留名的京极堂系列，其精彩的故事必然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妖怪推理的代名词，开创妖怪小说与推理小说新纪元的当代知名小说家京极夏彦，现在，就在眼前。

<<阴摩罗鬼之瑕（上）>>

内容概要

由良昂允伯爵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隐居在白桦湖附近的“鸟城”之中，不但是个鸟类专家，也是一个博学的儒学者。

伯爵在几十年间曾经四次娶妻，而四位新娘都在新婚之后的第二天早上离奇死亡。

似乎并没有凶手，甚至看起来连作案的时间都没有，是不可能的犯罪吗？

书斋中伫立着的巨大漆黑的鹤就是阴摩罗鬼吗？

伯爵即将第五次娶妻，这一次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保住新娘。

<<阴摩罗鬼之瑕（上）>>

作者简介

京极夏彦，KYOGOKU NATSUHIKO，别人难以模仿、难以企及的作品，对他来说只是兴趣。

1963年3月26日出生于北海道小樽。

1994年：在工作之余写下处女作《姑获鸟之夏》，为推理文坛带来极大的冲击。

1996年：出版京极堂系列之二《魍魉之匣》，就拿下第四十九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之后陆续推出《狂骨之梦》、《铁鼠之槛》等九部系列作品。

1997年：时代小说《嗤笑伊右卫门》获第二十五届泉镜花文学奖。

2003年：时代小说《偷窥者小平次》获得第十六届山本周五郎奖。

2004年：怪奇时代小说《后巷说百物语》获得第一百三十届直木奖。

京极堂系列小说人物设定鲜明、布局精彩，架构繁复，举重若轻的书写极具压倒性魅力，书籍甫出版便风靡大众，读者群遍及各年龄层与行业。

京极夏彦目前正以让人瞠目结舌的奇快速度创作，被誉为“神”一样的创作者。

<<阴摩罗鬼之瑕（上）>>

书籍目录

独力揭起妖怪推理大旗的当代名家——京极夏彦
阴摩罗鬼之瑕（上）

<<阴摩罗鬼之瑕（上）>>

章节摘录

藏经中云，初有新尸气变，化阴摩罗鬼，其形如鹤，色黑，目光如灯火，振翅高鸣，此出《清尊录》。

——《今昔画图续百鬼》卷之中·晦 “对您而言——”伯爵望向我。

问道：“对您而言，活着这件事有什么意义？

……” 又是这个问题。

他究竟要重复同样的问题几次？

无论是高兴、哀伤，或是愤怒、冷静，他总是询问我相同的问题。

尽管我们认识还不到几天。

他总是以一张看似高兴又像哀伤，仿若困窘，有些无助而又苦恼寂寞的脸孔这么询问。

虽然他那张脸看起来也像是在轻蔑我，嘲笑我，憎恨我。

他以那样的脸孔，询问我活着这件事的意义…… 我答不出来。

不，我是响应了，但很难说那是一番有意义的言论。

总之，我已经回答过同样的问题好几次了。

不管伯爵再怎么询问，对于他的问题，我的回答都只有两种。

一种，是回答他：我答不出来。

我这个人显然不如别人。

这不是谦虚，我打从心底这么认为。

我这个人既愚劣又低贱，对于那种崇高的提问，不可能有任何像样的见解。

纵然我想到什么，那毕竟也不是足以向别人陈述的低劣愚见。

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表达我的想法：我不知道，我答不出来。

然而，即使如此，伯爵仍追问不休。

以既柔软又坚硬的话语，询问我活着这件事的意义。

他是在揶揄我吗？

还是在捉弄我？

或许，是我的表达方式不对。

聪明的哲学家是否无法理解鲁钝的患者的话语？

运用丰腴辞藻的诗人耳朵，是否听不进三流小说家低俗的形容？

不，我原本就极度欠缺向他人传达事物的能力。

无比流畅而柔和的话语。

硬质如钢铁摩擦般的噪音。

伯爵的问题既柔软又坚硬。

“对您而言，活着这件事有什么意义？

” 一开始被这么询问的时候，我没有多加思索，这么回答：没有意义。

这是我所能够做到的另一种响应。

活着根本没有意义。

我一直这么认为。

不，我认为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意义。

活着，有时候或许可以生产出类似意义的事物吧。

而且，或许也有许多人误以为活着有意义，坚信活着有意义，而认定自己没有白走一遭。

但那都是骗人的。

生和死，都没有意义。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我的真心话。

当然，我这个人既胆小又卑鄙，不敢就此断定。

但是我的内心一隅似乎也认为事实并不是如此，也希望并不是如此。

即使如此——我还是认为，活着并没有意义。

<<阴摩罗鬼之瑕（上）>>

如果活着这件事有意义……也只有还没有死这个意义吧。

要回答“我答不出来”吗？

还是理直气壮地说“没有意义”？

我寻思之后，观察伯爵的样子。

伯爵……应该已经疲惫不堪了。

失去至爱的悲伤一定是旁人无法理解的。

像我这种正常的神经一开始就磨耗殆尽的人，就连想像都十分困难。

没错。

向我投以这个问题的人，目前的境遇有些特殊。

他失去了刚与他结为连理的妻子。

那么，或许我能够准备的两种回答，都不适合在这种时候说出。

伯爵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

他眼中有着极为深刻的哀伤。

即使如此，我仍然强烈地感觉他在微笑。

“怎么了？”

伯爵追问。

为什么……“为什么……问我？”

结果我没有回答，而是反问回去。

伯爵的眉头蹙得更紧了。

即使如此，我仍然不觉得他那表情是哀伤。

在我看来，那完全是高傲的贤者在对提出蠢问题的患者投以怜悯的表情。

“因为，”伯爵说，“您知道答案。”

“我知道答案？”

“没错。”

您……对，就是最初会晤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提出了相同的问题，而您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我。

伯爵大大地摊开了双手。

“您说，活着……没有意义。”

“您……记得啊。”

或者说，没想到他听进去了。

“当然了！”

伯爵夸张地应道，“我当然记得了！”

我记得一清二楚。

“可是伯爵，您……” “生命没有意义——您若无其事、毫不犹豫、一派轻松地这么回答我，不是吗？”

“——那只是……只是我没有深思罢了。”

——而且……即使伯爵听进去了，我也完全不认为他能够从我那番胡说八道里找出千万分之一的价值。

因为后来伯爵一次又一次地责备我的冒失，训以贤者的真知灼见，让我认清自己的蒙昧。

即使如此，我还是无法获得半分领悟。

纵然他再三对我投以相同的问题……我是要理直气壮地说“没有意义”，还是要回答“我答不出来”？

如今，我想得到的答案依旧相同。

“那只是我不加考虑的妄言罢了。”

您不是也十分清楚……我是个见识浅薄的无知之徒吗？

“您在胡说些什么？”

伯爵说着张开双臂，“我从未将它当成什么妄言。”

<<阴摩罗鬼之瑕（上）>>

” “可是您……” “我为了明确地追溯您获得这个结论的过程，才会不断地质疑您，并质疑我自己。

不断地质疑，然后再次质疑通过这样的过程所得到的结论。

我只是……” “您是说，您只是在重复这样的行为？”

”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地……” “是啊。

”伯爵用力点头，“我从未曾想到过您所提出的见解，那真是一番崭新的见地。

” “所以那只是……”浅薄的意见罢了，只是随口说说的。

所以……” “那只是，呃……我随便说说的罢了。

”话一出口，我的脑中……拥有金属鸟喙和翅膀的蜂鸟又开始鸣叫。

是一种锐利的刀刃尖端摩擦般的声响。

不，那不是声音。

振动的不是空气，共振的也不是鼓膜。

在痉挛的是我的心，我萎缩的神经感觉到我的心正为了无法应对的现实而害怕颤抖。

那细微的蠕动，在我脆弱的内部刻划出无数细小的伤痕。

啊啊，声音在响。

请不要把我这种人的话当真。

请不要管我。

请……?br> “就算如此，您又怎么能断定那并非真理呢？”

！

”伯爵不肯放过我。

“所以人才会摸索。

听好了——”伯爵拿起桌上的杯子，高高举起。

“这只玻璃杯——就如您所见，即使不加深思，这也是一只玻璃杯。

一看就知道。

但是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闭着眼睛的。

如果不看，即使是这只杯子，我们也无法知道它是一只杯子。

”伯爵闭上眼睛，手指抚过玻璃杯纹路细致的表面。

“所以我们会像这样……触摸，思考。

这个形状是什么？

这种硬度是什么？

这光滑的表面是玻璃吗？

……真理也是一样的。

不一定只有殚思竭虑之后想出来的结论才是真理。

真理不是人所塑造出来的。

真理早已屹立不摇地存在于此处。

可是……” 伯爵睁开眼皮。

“盲目的我们无法确定这是否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必须验证——伯爵说。

他放下杯子。

“如果您随口说说的话就是真理，那么它应该没有怀疑的余地。

因为真理是没有破绽的。

” “没有……破绽？”

” “没有破绽。

” “可是……” “生没有意义——多么令人惊叹的达观哪！”

” “那……那不是什么达观。

” 我，我，我，蜂鸟，我内部的振动伤害着我。

伯爵眯起眼睛，表情变得更加怜悯，道歉说“失礼了”。

<<阴摩罗鬼之瑕（上）>>

“我似乎遣词不当了。
达观这种字眼，是最不适合您的。
没错，您……很不安吧？”
“不安……” “以前您曾经这么说过。”
“不安。”
我很不安。
不安得不得了。
我一直很不安。
自出生以来，我一直笼罩在不安之下。
“您所紧紧拥抱的不安……这才是我想了解的。”
“想……了解？”
“我换个问法吧。”
“伯爵站了起来。”
“活着这件事的意义——这种问法或许有欠妥当。”
啊啊，我真是愚昧。
没错，是问题本身不妥当。
“贤者站了起来，将指头按在眉间表现苦恼，然后重新转向我。”
“所谓意义……是被理解之物。”
“被理解之物？”
“只能这样形容，不是吗？”
可是，我们没办法定义何谓意义。
没有理解，不可能有意义。
但是理解本身并不是意义，而被理解之物，这样的说法也会招来误解。
因为这种说法会给人一种印象，仿佛意义指的就是受到理解的对象物。
不过这是错的。
意义并不是物。
意义是抽象的，而且并非个别的。
换言之，询问活着的意义，完全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
对吧？
……” “我不懂，不懂他在说什么。
我前几天也听过同样的话，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理解了；现在的我不懂。
伯爵的话左耳进右耳出。
“所以说，”不知为何，伯爵十分激昂，“没错，我的问法错了。
我一直对您提出了错误的问题！
我应该问的，不是什么活着这件事的意义。
没错，让我重新这么问您吧：对您而言，不安是什么？
这样就对了。”
“不安是什么？”
……” “这种事，我更不可能回答得出来了。
不过对我而言，这两个问题的确像是同义的。
——活着这件事有什么意义？
——不安是什么？
当然，正因为活着，才会感到不安。
以某种意义来说，我的生命可以理解为不安的具体存在。
因为我透过不安这件事，自觉到自己活着。
可是，我更无言以对了。
因为…… 自我、人类、个人这些方便的词汇，都已经预先被伯爵给封印起来了。”

<<阴摩罗鬼之瑕（上）>>

这些词汇和伯爵说不通。

伯爵说，这些全都是物。

不管是自我、人类，还是个人，这些全都是存在于此世之物——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

他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物。

该探寻的不是存在之物，而是存在；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

例如，我只是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物。

只要固执于我，就无法理解我为何会存在于此处。

伯爵说，存在之事，与存在之物应该区别开来才是。

那么，我没有任何可以说的了。

就连一开始的问题，问的也是活着这件事的意义。

如果，伯爵的问题是询问我活着的意义…… 我应该可以当下回答“没有”，同时不管被追问多少次，我应该都能够抬头挺胸地回答“没有”。

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没有存在价值的人，但是伯爵提出来的问题是活着这件事——存在这件事的意义。

所以，我的脑中响起那道不协调音。

此外……重新设定后的问题，问的也不是我为何不安。

而是对我而言，不安是什么？

我的不安，是从我这个自我，与我之外的世界的关系所产生出来的事物。

但是，这应该不能算是答案。

“我……”我的不安，就是现在存在于此处这件事……我只能这么回答。

伯爵眯起眼睛。

“原来如此。

”他说道，“原来如此，您的不安，就是存在于此处这件事吗？”

” “这算不上答案吗？”

” “没有这回事。

”伯爵抑扬顿挫地说，“此处，是指示场所的词汇吧？”

” “是……啊。

”被这么问起之前，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不过确实如此。

“存在这件事，总是存在于与场所的关系之中。

我认为生命的本质，就在于与场所——与世界的交涉关系之中。

” 无法理解。

我不懂，完全不懂…… “我认为，现在存在于此处，就是生命本身。

” “存在于此处，就是生命？”

……” “没错。

不对吗？”

应该就是这样才对。

”不知为何，伯爵兴高采烈地盯着我，但是我无法判断这个命题是否正确。

他的意思是，存在与活着是同义吗？”

我一别开视线，伯爵就用力点头。

“存在于此处就是生命——但是这么一来，又会如何呢？”

想想看，这种情况，您往往会为了身为您，而埋在您这个存在方式当中——您不这么认为吗？”

” “我……不是很懂。

”真的不懂。

伯爵微微偏头。

“以一般论来想或许比较容易懂。

那么，把您这个物置换为人这个物好了。

人为了身为人类，不得不埋在人类这种存在方式当中。

但是我也认为，这种存在方式是非常……非原本的。

<<阴摩罗鬼之瑕（上）>>

” “非原本的？”

” “没错。

就是背离了原本。

您以前曾经对我说过，您相当厌恶埋在颓废的日常当中。

” 我或许真的这么说过。

我动不动就说这种话。

但是那并非深思熟虑之后所说的话，也不是直观所获得的见识。

不懂理论、缺乏直观——我就是这种人。

“那是真理。

” 伯爵这么说。

“没有……那种真理。

” “为什么？”

” “因为，这……” 因为这番言论，只是迂回地证明了我这个人既无能又胆小罢了。就像丧家之犬只敢远远地吠叫一般，我只是在诅咒着不肯接纳我的日常而已。

“听好了，您这个存在者存在于这个地方，存在于世界当中。

这是本质性的存在方式。

但是您存在这件事本身，与这种关系之间，原本是自由的。

换句话说，为了自觉到存在本身，脱离日常性是不可或缺的。

不对吗？”

” “我不懂，我……” “不，您应该懂。

” 伯爵反复说，“您懂的。

您一定懂。

” “我不懂。

我、我只是不安而已。

我害怕待在世界当中。

我很恐慌，只是这样罢了。

所以我想逃避。

我既胆小又卑鄙，所以想要逃离。

因此我才会厌恶日常。

我会将日常贬抑为颓废、堕落，其实全都是自我防卫。

我害怕直接面对这个现实，以及我存在的现实，所以……” “这……” 伯爵说，“不是逃避。

” “不是逃避，那是什么？”

” “这只是您对于原本的存在方式有所自觉罢了。

对存在没有自觉的存在者不会不安。

只要存在仍处于本质性的场所性关系，不安也应该会附带在本质性的存在之中。

” “这……” 这番话……我被一股奇妙的似曾相识感攫住了。

“您的不安……” 我的不安。

“源自于面对消失这件事，是不是？”

” 伯爵问道，“不对吗，老师？”

” “消失？”

” “变得不复存在，或者说变成不存在之物。

这个转变成不存在之物——非存在的时间过程，就是存在，也就是活着。

” 这—— 我听过这段话。

是什么时候？”

是在讲什么？”

为什么会谈这种事？”

朋友说过的话…… 死。

<<阴摩罗鬼之瑕（上）>>

面对死亡。

存在以通往死亡的存在这种形式被察觉…… 朋友曾经这么说过。

只要把变成非存在这个说法替换为死亡——就一样了吗？

没错，伯爵的主张与朋友告诉我的异国思想家的论点十分相似。

虽然相似，却有些不同。

哪里不同。

蜂鸟，在耳中，以肉眼看不见的速度激烈地拍动羽翼。

细微的振动不久后转变为无数的疼痛。

小鸟以利锥般的喙啄刺着我。

我的脑中已经满目疮痍了。

外形虽然相似，却完全不同。

——原来如此。

黑色的……鹤。

伯爵背后。

镇坐在这个家的中心的，不祥的鸟之女王。

犹如暗夜般漆黑的鹤。

不，不对。

——原来如此。

原来那不是鹤啊。

虽然长得像鹤。

但世上根本没有黑色的鹤。

——只是相似罢了。

我发问道：“我可以把您——伯爵所说的不复存在，和一般所说的死，视为相同的意思吗？”

“死？”

伯爵的瞳眸一瞬间染上了讶异的神色——看起来。

“死……就是所谓……” “死亡。”

“死亡……” 多么悲伤的表情啊。

我第一次感觉伯爵露出了悲伤的表情。

但是这也并非伯爵的表情有了变化。

看起来如此，只是证明我的内在出现了若干变化而已。

我……我恐怕在一瞬间对伯爵感到同情。

这位不可思议的绅士才刚失去了至爱。

没错，他聪慧的妻子……如同字面所描述的死了，被杀死了。

“没错，死亡。”

我十分稀罕地，冷淡地这么说，“就是造访尊夫人的事物。”

没错，我可以这么想吗？

伯爵，您……” “噢噢……” 伯爵发出呜咽，打断了我的话。

“内人……我至爱的妻子，的确就像您说的，不复存在了。”

“没错。”

她过世了。

令人同情。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您。

“我……我在说些什么？”

我现在身处未解决的杀人命案当中，而且伯爵还是被害人的配偶。

这不是该对被害人家属说的话。

我在没神经、没常识地胡言乱语些什么啊？

脸部一阵灼热。

<<阴摩罗鬼之瑕（上）>>

我感觉到汗水泉涌而出。

然而……?谄匠#?业幕坝 没咕幌裱?毓H?。

?衷谏床恢??挝臺 糝埂?br> “我、我想请教伯爵。

不存在的事物——非存在，就等于死亡吗？

” “我不太明白您这个问题的意图。

”伯爵把眉头蹙得更紧，这么说道。

“非存在才是死亡，不是吗？

所谓死亡，就是不复存在吧？

那么……” “不复存在？

”——哪里不对劲。

我胆小的心猛烈地振动。

那已经不是蜂鸟的振翅声了。

嗡嗡暴鸣。

刺耳至极。

伯爵说道：“所谓死，指的是与场所的交涉关系断绝吧？

换句话说，就是从这个地方消失。

若问为什么……没错，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存在于此处，就是生。

” “所以非存在才是死？

” “是啊。

不是吗，老师？

”伯爵问道。

不。

不是。

伯爵，伯爵错了。

不知为何，我这么想。

我不是很明白，但道理上应该没错。

在理论上、观念上，或许是分毫不差。

但是即使外形相同——还是不一样。

不——不是的——我这么回答。

此时，脑中鸣响的恼人杂音、呻吟般的振翅声唐突地止息了。

这个人的论点有瑕疵。

同时这一瞬间，我发现了一切的真相。

关口老师，您说什么？

——伯爵说道。

……

<<阴摩罗鬼之瑕（上）>>

编辑推荐

《阴摩罗鬼之瑕（上）》在《涂佛之宴》前所未有的宏大架构之后，京极夏彦重新回归固定场景，故事也回到最常见的密室杀人。作品不仅回到了该系列创作的原有轨道，甚至更上一层楼，诡计与推理完全成为了陪衬，而仅以滔滔论辩取胜，京极堂在一栋与世隔绝的大宅子里抽丝剥茧，分析女主人屡遭不幸的谜底究竟为何。

<<阴摩罗鬼之瑕（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